



心香一瓣

春卷在油锅里炸得滋滋作响,香气四溢。我轻轻咬了一口,外皮酥脆、内里鲜嫩。荠菜的清香在口中绽放,带着春天的气息,也带着三姑沉甸甸的爱。

又是一年荠菜绿

□曹玲林

春日的阳光懒洋洋地洒在麦田上,我蹲在田埂边,手里攥着一把小铁锹,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地面开启“挖宝”模式。我好不容易在小叔家的蚕豆地里找到了几棵荠菜,叶片上还沾着露水,在阳光下泛着晶莹的光。

“丫头,找什么呢?”邻居何三姑的声音从身后传来。我回头,看见她挎着竹篮,笑咪咪地望着我。我有些不好意思地举起手里的几棵荠菜:“最近馋了,想挖些荠菜包春卷,可是找了好久才找到这几棵。”

三姑走近了,我闻到她身上淡淡的皂角香,那是妈妈生前最爱的味道。她蹲下身,粗糙的手指轻轻拨开干裂的泥土:“这荠菜啊,得找麦田埂上的,靠近水源充沛的沟渠边,那里的既多又鲜嫩。”说罢,她拉着我往不远处绿油油的麦田走去。

我们在麦田埂上转了好几圈,却一无所获。我有些泄气,直呼荠菜呢,荠菜呢,是不是猜到我要来刨它们,竟玩起了失踪游戏,三姑却拍拍我的肩:“丫头,别急,春天还长着呢。”她的手掌温暖而粗糙,让我想起了妈妈的手。

那天之后,我便把这事抛在了脑后。直到昨天,父亲打来电话,说三姑给我准备了两三斤荠菜。我愣住了,眼前浮现出三姑佝偻着背,在田间一棵一棵挖荠菜的身影。

我小心翼翼地清洗着荠菜,嫩绿的叶片在水中舒展,像是春天在掌心跳舞。焯水、沥干、切剁,每一个步骤我都做得格外认真。拌馅时,我特意多放了些香油,那是妈妈生前最爱的方式。

春卷在油锅里炸得滋滋作响,香气四溢。我轻轻咬了一口,外皮酥脆,内里鲜嫩。荠菜的清香在口中绽放,带着泥土的芬芳,带着春天的气息,也带着三姑沉甸甸的爱。

我忽然明白,妈妈虽然不在了,但她的爱从未离开。它藏在三姑偷偷准备的荠菜里,藏在邻居们关切的问候里,藏在这春日里每一缕温暖的阳光中。

窗外的麦田在春风中泛起层层绿浪,我望着远方,轻轻地说:“妈,我很好,您放心。”春卷的香气在屋里弥漫,那是思念的味道,是爱的味道,是春天的味道。

田园风情

那一年,我终于明白春天就是脚下的土地,父亲犁开土地,种下的是希望。

犁 春

□夏元祥

“嘿——哟——哟!”粗犷嘹亮的牛歌号子穿越古今,穿行在天地间。

当清晨的薄雾依然缠绕,父亲已驾着水牛在乡村的土地上犁开一道春。牛歌号子仿佛唤醒了沉睡的大地,声音悠长而有力,穿透清晨的薄雾,在田野间回荡。

父亲甩动响鞭,一声脆响划破天际。春,在犁铧翻滚的新鲜泥土间走起。土地翻涌起黑色的浪潮,更像是一排排凝固的音符,这是缄默寡言的农家人对土地最真情的表白。

童年的我,会坐在田埂上,手里搓着狗尾巴草,想象自己哪一天成为牵牛挥犁的将军。田埂上的野花星星点点,像是大地偷偷撒下的彩纸,迎接春天的到来。老牛偶尔抬起头,用温润的眼睛望向我,仿佛在说:“小家伙,你也想来试试吗?”我笑着摇摇头,继续搓着手中的草茎,听着父亲的号子声在田野间回荡。

早春的水田里,白鹭三三两两地立着,悠闲自在在地来回踱步,时而抬头伫立,时而低头觅食。燕子剪开了柳叶,衔着从南国捎回的春消息,在天地间奔走相告。村庄静卧在一片水墨色的流云下,睁着惺忪的睡眼,懒懒地望着冉冉升起的炊烟。风中,春寒犹在,暖意渐长。

春在水田里渐次洇开来,裹挟着父亲的每一次呼吸,划开道道涟漪。

“走起,走起。”父亲抖了抖牛绳,招呼着老伙计,共赴与春天的约会。

蓑衣是父亲的礼服,斗笠上有春天一年年留下的吻痕。牵着牛,扛着犁铧,父亲像一位乡土诗人,举起手,把灵感提在笔尖,准备在地上纵情泼墨。走进水田,脚步认领着大地的肥沃与强壮,闲置了一个冬天的犁明晃晃的,在掌中鼓起臂膀,坚硬、充实的触感让父亲感到踏实而愉悦。

随着风甩出一声清亮的呼号,蓄势已久的耕耘借着一鼓作气的东风,为整片田地写下农家人对春天崭新的定义。看,犁铧正卖力地破开土层,种下入木三分的诗行,无比虔诚地颂扬春天。

牛打着响鼻,与远方的白鹭、燕子一一问好。歇了一个冬天,它的每一块肌肉都蓄满了力量,需要释放。父亲把鞭子的力度全留在了半空,只将声声催促送到牛的耳旁。十年了,这头牛和我一起长大,已经成了家中不可或缺的“脊梁骨”。不会说话的它,用不停甩动的尾巴表达它的欢喜。蹄子下,烂泥块向后翻起,又被父亲踩开——就像是踩碎过去一年的遗憾与辛劳,让它们化作岁月的丰饶,滋养新生的故事生长、冲破,一年更比一年丰茂。

火热地劳作后,我牵着老牛在田埂上吃草。老牛慢悠悠地咀嚼着嫩草,偶尔抬起头,用温润的眼睛望向我。远处,几只麻雀在树枝上跳跃,叽叽喳喳地讨论着春天的计划。老牛偶尔甩甩尾巴,驱赶着早春的蚊虫,它的动作缓慢而有力,仿佛在告诉我,生活的节奏就该如此,不急不缓,却充满力量。

休息的当口,父亲点燃旱烟,眯起眼睛深吸一口,而后他的目光缓缓向上看去,望向一株幼苗的高度,扫过村庄的篱笆,沿着杏花遥指的方向望向天空,望向降落到未来的一场场大雨,望向贮存在天空的阳光。那一刻,无数农谚在他的旱烟里冒出。隔着一方水田,我仿佛闻到旱烟的味道。

“日长农有暇,悔不带经来。”其实,这片漠漠水田就是最好的经书,农家人一直是勤奋的求学者,日日耕读,夜夜怀想,于是耕种的姿势成了五千多年中华文明质朴的缩影,一步一个脚印,踏实而稳重地前行、收获。

“知道时节的雨就是好雨。”老牛一样的父亲双脚深深踩进土地。当春雨如约而至,父亲便会点起烟,坐在窗户旁,静静地聆听,聆听这一年的生活淅淅沥沥、轻轻抽芽的声音,这是来自上天的恩赐。

几年后,当我赖在田头不肯背起书包时,父亲突然举起牛鞭“啪”的一声在我耳边炸响。我吓了一跳,抬头看见父亲沉着脸。他指着远方说:“外面的天地有多大,你不去看看吗?”我低下头,看着脚下的泥土,明白了父亲的苦心。他不想让我像他一样,一辈子困在这片土地上。他想让我走出去,看看更广阔的世界。我背起书包,走向学校,身后传来父亲的号子声,那声音依旧悠长有力,仿佛在为我送行。

那一年,我终于明白春天就是脚下的土地,父亲犁开土地,种下的是希望。

诗情画意

桃之春

□黄爱荣

河荡边的雾散了,田野间的风暖了。桃树开花了,粉的、白的,一簇簇、一片片,把大地染成了斑斓的锦缎。暖风将天空擦得透亮,桃花在一片澄明的天空下绽放,像无数个小小的梦。这些梦,是春天的绮梦,是岁月的幽梦,是人间的幻梦。

“桃之夭夭,灼灼其华。”《诗经》里说尽了桃花的美。可桃花的美,又岂是言语能道尽的?人们爱桃花,难道仅仅因为它的容颜吗?桃花的美,在于它的短暂,在于它的热烈,在于它毫无保留地释放着生命的能量。它开得灿烂,落得决绝,像一场盛大的告别,却又在告别中孕育着新的希望。

“人面不知何处去,桃花依旧笑春风。”每读此句,总觉时光流转,人事变迁。桃花年年开,岁岁落,却把所有故事都记在心里。在我的遐想中,秦汉的繁华并非仅存于巍峨、威严的宫殿,更隐匿在一片烂漫桃林的温柔里。那些金戈铁马,那些盛世欢歌,都被桃花温柔地铭记。桃花是岁月的见证者,更是时光的守护者。

桃花坞里,桃花庵下,桃花仙人的洒脱;竹篱外,春江畔,三两枝桃花的清新。赏花的人,吟诗的人,都融进了这无边的春色之中。岁月如歌,悲欢离合,都笼罩着一层梦幻的光晕。这光晕,是桃花的馈赠,是春天的礼物。它让我们在喧嚣的尘世中,找到片刻的宁静,找到心灵的栖息之地。

桃树扎根泥土,却开出这般绚烂的花,平凡中孕育着不凡。桃花花期虽短暂,却绽放得热烈,毫无保留地释放着生命的能量。看花的人,赏花的心,都在这一刻与桃花共鸣。桃花诉说的,是对生命的热爱,这种热爱,比花期更长久。它让我们明白,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短,而在于是否活得坦荡而洒脱,是否活得质朴而真诚。

桃花是明媚的,是温暖的。而在某些瞬间,它更成为希望的象征,承载着梦的寄托。“世外桃源”,是多少人的向往,安宁祥和、与世无争。漫山遍野的桃花,正是这理想世界的写照。春天是希望的季节,桃花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的憧憬。它让我们相信,在这纷扰的世间,总有一处宁静的角落,总有一片桃花盛开的地方。

“寻得桃源好避秦,桃红又是一年春。”谢枋得的诗句,道出了人们对理想生活的追寻。桃源,不正是心灵的栖息之地吗?宁静、美好、希望,都在这里。桃花超越了春日的美景,超越了岁月的故事,超越了尘世的纷扰,成了心灵的向往。它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,停下脚步,仰望天空,寻找内心的那片桃花源。

我想念桃花,不仅在春天。即使在盛夏,在深秋,在桃花凋谢、枝叶繁茂的时候。一次,路过一处曾经桃花盛放的山坡,满目葱郁。那是桃树在积蓄力量,等待下一个春天。那一刻,我仿佛看到了更深远的人间之春,那是印在灵魂深处的春天。桃花凋谢了,但它留下的,是对生命的敬畏、希望的坚守。

春天来了又走,桃花开了又谢。最美的,还是那一抹明艳。从初绽到凋零,所有的美好都在心中沉淀。留下的,是希望的光芒,是永恒的憧憬。桃花教会我们的,不仅是欣赏美,更是珍惜美,创造美。它让我们在平凡的生活中,找到不平凡的意义,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桃花源。